

HUMANITIES AND SOCIETY SERIES

The Polish Peasant in Europe and America

身处欧美的 波兰农民



*William I. Thomas
Florian Znaniecki*

〔美国〕W.I. 托马斯 〔波兰〕F. 兹纳涅茨基 著
张友云 译

人文与社会译丛
刘东 黄平 主编



译林出版社

HUMANITIES AND SOCIETY SERIES

HUMANITIES AND SOCIETY SERIES

人 文 与 社 会 译 丛

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

[美国] W. I. 托马斯 [波兰] F. 兹纳涅茨基 著
张友云 译



译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一部移民史经典/(美)托马斯
(Thomas, W. I.), (波兰)兹纳涅茨基(Znaniecki, F.)著;张友
云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 2000. 3

(人文与社会译丛)

书名原文: The Polish Peasant in Europe and America

ISBN 7-80657-008-X

I. 身… II. ①托… ②兹… ③张… III. 移民, 波兰裔-历
史-美国 IV. D771. 23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48125 号

Copyright © 1984 by the Board of Trustees of the University of Illinois.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arranged with the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through Shanghai Copyright Agency.

Chinese language copyright © 2000 by Yilin Press.

登记号 图字:10-1997-26号

书 名	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
作 者	[美国]W. I. 托马斯 [波兰]F. 兹纳涅茨基
选 编	[波兰]E. 扎列茨基
译 者	张友云
责任编辑	刘金源
原文出版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96
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
E-mail	yilin@public1.ptt.js.cn
W W W	http://www.yilin.com
地 址	南京中央路 165 号(邮编 210009)
照 排	译林出版社照排中心
印 刷	江苏新华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4.75
插 页	2
字 数	97 千
版 次	2000 年 3 月第 1 版 2000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657-008-X/T·009
定 价	9.20 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主 编 的 话

刘 东

总算不负几年来的苦心——该为这套书写篇短序了。

此项翻译工程的缘起,先要追溯到自己内心的某些变化。虽说越来越惯于乡间的生活,每天只打一两通电话,但这种离群索居并不意味着,我已修炼到了出家遁世的地步。毋宁说,坚守沉默少语的状态,倒是为了咬定问题不放,而且在当下的世道中,若还有哪路学说能引我出神,就不能只是玄妙得叫人着魔,还要有助于思入所属的社群。如此嘈嘈切切鼓荡难平的心气,或不免受了世事的恶刺激,不过也恰是这道底线,帮我部分摆脱了中西“精神分裂症”——至少我可以倚仗着中国文化的本根,去参验外缘的社会学说了,既然儒学作为一种本真的心向,正是要从对现世生活的终极肯定出发,把人间问题当成全部灵感的源头。

不宁唯是,这种从人文思入社会的诉求,还同国际学界的发展不期相合。擅长把捉非确定性问题的哲学,看来有点走出自我围闭的低潮,而这又跟它把焦点对准了社会不无关系。现行通则的加速崩解和相互证伪,使得就算今后仍有普适的基准可言,也要有待于更加透辟的思力,正是在文明的此一根基处,批判的事业又有了用武之地。由此就决定了,尽管同在关注世俗的事务与规则,但跟既定框架内的策论不同,真正体现出人文关怀的社会学说,决不会是医头医脚式的小修小补,而必须以激进亢奋的姿态,去怀疑、颠覆和重估全部的价值预设。有意思的

是,也许再没有哪个时代,会有这么多书生想要焕发制度智慧,这既凸显了文明的深层危机,又表达了超越的不竭潜力。

于是自然就想到翻译——把这些制度智慧引进汉语世界来。需要说明的是,尽管此类翻译向称严肃的学业,无论编者、译者还是读者,都会因其理论色彩和语言风格而备尝艰涩,但该工程却决非寻常意义上的“纯学术”。此中辩谈的话题和学理,将会贴近我们的伦常日用,渗入我们的表象世界,改铸我们的公民文化,根本不容任何学院人垄断。同样,尽管这些选题大多分量厚重,且多为国外学府指定的必读书,也不必将其标榜为“新经典”。此类方生方成的思想实验,仍要应付尖刻的批判围攻,保持着知识创化时的紧张度,尚没有资格被当成享受保护的“老残遗产”。所以说白了:除非来此对话者早已功力尽失,这里就只有激活思想的马刺。

主持此类工程之烦难,足以让任何聪明人望而却步,大约也惟有愚钝如我者,才会在十年苦熬之余再作冯妇。然则晨钟暮鼓黄卷青灯中,毕竟尚有历代的高僧暗中相伴,他们和我声应气求,不甘心被宿命贬低为人类的亚种,遂把这译工作当成了日常功课,要以艰难的咀嚼咬穿文化的篱笆。师法着这些先烈,当初酝酿这套丛书时,我曾在哈佛费正清中心放胆讲道:“在作者、编者和读者间初步形成的这种‘良性循环’景象,作为整个社会多元分化进程的缩影,偏巧正跟我们的国运连在一起,如果我们至少眼下尚无理由否认,今后中国历史的主要变因之一,仍然在于大陆知识阶层的一念之中,那么我们就总还有权想像,在孔老夫子的故乡,中华民族其实就靠这么写着读着,而默默修持着自己的心念,而默默挑战着自身的极限!”惟愿认同此道者日众,则华夏一族虽历经劫难,终不致因我辈而沦为文化小国。

一九九九年六月于京郊溪翁庄

引言

埃利·扎列茨基

一个新的历史学派——社会史学的发展,使上一代人对美国历史的理解发生了革命性的改变。鉴于以前的史学家侧重研究权力的高层现象——政治、战争、高级文化 (high culture), 社会史学家则试图把历史视为一个表现冲突的舞台。一些社会史学家寻求“自下而上”地书写历史,换言之,就是去理解由普通的男男女女——奴隶、农民、工人——进行的种种斗争在历史上留下的形态。另外一些社会史学家则侧重于阶级关系,如奴隶与主人之间或资本家同工人之间的关系,如何塑造了历史。无论在哪一种情形下,社会史学家们所关注的都是重修历史以突出普通的男男女女在其中的作用。

学者们进行如此尝试已非首次。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末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进步时代”,美国的改革者和知识分子也曾试图了解处于急剧变化中的美国工人阶级以及城市里贫穷的移民。他们的研究采取诸如新闻报道、“丑闻曝光”、政府调研、撰写小说与移民传记等表现形式。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表现形式来自一个新兴的大学学科——社会学。威廉·I. 托马斯 (William I. Thomas) 和 弗洛里安·兹纳涅茨基 (Florian Znaniecki) 合撰的《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一书是这一学科的奠基之作。该书于一九一八至一九二〇年间分五卷出版。它对美国的思想和社会政策的影响一直持续到二十世纪末期。

在“进步时代”，外来移民给许多美国本土出生的美国人带来了一个严重问题。首先，这一时期移居美国的移民数量巨大：在许多城市中，占人口多数的要么是移民，要么就是移民的后代。一些美国本土出生的美国人感到他们自己国家的文化、宗教和种族同一性已经受到威胁。外来移民大部分是产业工人，公众因此常把他们同工会主义和激进主义联系在一起。这一群体还因多为穷人而涉嫌犯罪、社会解体、特别是家庭解体等问题。此外，因为他们依赖政治党派以帮助以谋求就业机会、住房及必要的救济，一些进步人士便认为政治腐败与外来移民有关。

《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是最早研究移民文化及其社会组织的著作之一。托马斯和兹纳涅茨基不仅正确评价了外来移民对美国文化的潜在贡献，还试图从移民自己的角度去理解他们的文化。他们的尝试包括两方面的内容。首先，托马斯和兹纳涅茨基发明了一种新的社会调查方法——生活研究法(the life study method)。这一方法的精华在于让外来移民自己讲述自己的生活故事。在方式上，他们要么有偿约请外来移民来参与，要么是查找他们讲述自己生活经历的文献资料，特别是信件。此外，《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一书开始了对欧洲移民活动的首次真正横跨大西洋的探索，对欧洲和美国移民活动的来龙去脉同时进行研究。这一探索把《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一书同约瑟夫·巴顿、克尔比·米勒及波兰的约翰·布科夫奇克(Bukowczyk)^①

① 约瑟夫·巴顿：《农民与陌生人：美国城市中的意大利人、罗马尼亚人和斯洛伐克人，1890—1950》(Josef Barton, *Peasants and Strangers: Italians, Romanians, and Slovaks in an American City, 1890—1950*,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5)；克尔比·米勒：《移民和离乡背井的人》(Kerby Miller, *Emigrants and Exile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约翰·布科夫奇克：《我的孩子也不了解我：波兰美国人的历史》(John Bukowczyk, *And My Children Did Not Know Me: A*

等社会史学家的近期研究成果联系在一起。

该书的主要作者威廉·托马斯是典型的第一代美国社会学家。他出生于一八六三年,有农村(弗吉尼亚和田纳西)和宗教(基督教卫理公会)背景;他最初在德国学习文学,一八九三年来到芝加哥学习社会学,攻取第二个博士学位。芝加哥大学拥有全美最好的——实际上也是唯一的——社会学系。对托马斯来说,赫尔豪斯(HullHouse)几乎同大学一样重要,那是美国最著名的聚居点,他讲课和就餐都在那里。托马斯经验丰富,善于处世,待人友好,他穿着考究,喜爱高尔夫,在各种社会潮流中都应对自如。在政治上,他热心于为妇女争取选举权、娼妓改造和促进公民自由。

《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的写作始自托马斯的第一本书《性与社会》取得成功之后。《性与社会》从人类学的角度阐释了妇女受压迫的原因。此书给同期的一位慈善家海伦·卡尔弗(Helen Culver)留下了深刻印象。卡尔弗也是已经捐赠给赫尔豪斯的那笔财产的继承人。这次他又捐赠五万美元以使托马斯“能够在欧洲和美国对一个移民群体进行研究,尽可能找出他们的家庭习俗和规范同他们对美国的适应与不适应之间存在何种关系。”^②《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一书是献给卡尔弗的。

尽管善于处世,托马斯还是把自己视为一个外来移民。他在一九二八年的一份自传体陈述中这样写道:“我生在旧弗吉尼亚一个闭塞的地区,距铁路二十英里,类似十八世纪的社会环

History of the Polish-Americans,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7)。

② 托马斯引自赫伯特·布卢默:《对托马斯和兹纳涅茨基的〈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的评价》(Herbert Blumer, An Appraisal of Thomas and Znaniecki's "The Polish Peasant in Europe and America", New York: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 1939), 第103页。

境,因而,我感觉我已经历了三个不同世纪的生活,逐步向更高级的文化区域迁移。”^③托马斯相信,从传统的乡村文化移向现代都市文化的经历,就其实质而言是带有普遍性的。不管是青年男女离开美国的农场去都市寻找工作,还是一个美籍非洲人离开南方农业区迁向哈雷姆或芝加哥,也不论是一个波兰青年来到匹茨堡的一个钢铁厂工作,还是一个意大利家庭离开家园到布法罗的罐头食品厂谋生,在所有这些情形下,人们都是将一种结合紧密的、以家庭为基础的传统文化抛到身后,而去努力适应一个更为个人主义的、更具竞争性的世界。

托马斯的初步计划是对来自南方、西印度群岛及西非的移民进行比较研究。^④然而,在一九一三年,他遇到正在华沙从事移民研究的弗洛里安·兹纳涅茨基(因从事波兰独立活动而一直被禁止教学)。兹纳涅茨基比托马斯年轻十九岁,是一位哲学家。第二年,兹纳涅茨基来到芝加哥,为托马斯担任翻译工作,并说服托马斯把波兰移民作为其唯一的研究对象。兹纳涅茨基先就这一开创性工作所应采取的方法写了一个长篇论述,他们二人由此达成了联合著书的协定。^⑤

③ 威廉·I. 托马斯:《我的生活》(My Life),引自卡拉·卡佩蒂:《离经叛道的女孩和不满的妇女:一个社会学家讲述的故事》(Carla Cappetti, *Deviant Girls and Dissatisfied Women: A Sociologist's Tale*),载于《种族》(The Invention of Ethnicity),维尔内·索罗斯(Werner Sollors)编(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第124页。

④ 卡佩蒂,前引书,第104页。也见托马斯致罗伯特·E. 帕克的信,一九一二年四月二十三日,《罗伯特·E. 帕克选集》(Robert E. Park Collection),芝加哥大学图书馆收集,托马斯没有留下这方面的资料。

⑤ 参阅莫里斯·贾诺威茨:《威廉·I. 托马斯论社会组织和社会人格,论文选编》中的《序言》(Morris Janowitz, *Williams I. Thomas on Social Organization and Social Personality*, Selected Papers, Chicago Phoenix Books, 1966),第23—27页。罗伯特·比

托马斯和兹纳涅茨基的研究对象是大约二百万一八八〇年至一九一〇年间移居美国的波兰人。拿破仑战争期间,波兰曾被奥地利、普鲁士和沙皇俄国瓜分。《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主要同沙皇俄国统治下的波兰或议会波兰相关,从这一地区移民出去的多数是年轻未婚的男性劳动力。如果托马斯和兹纳涅茨基研究的是奥地利波兰或普鲁士波兰,他们可能会告诉我们一个完全不同的故事,因为这两个地区的特征是全家一起移民。

在几个世纪的时间里,议会波兰的农业是由各个庄园分片负责,强制农民义务耕作,村庄的土地共同拥有。一八六四年那里发生了一次农民暴动,与美国废除奴隶制几乎是在同时。与此相呼应,俄国人也废除了强制农民义务耕作的制度,给贵族以赔偿,把公地分给农民。这些措施让农民得到了土地,也使乡村面向商业性竞争。铁路和轮船业的发展进一步把波兰农业同世界经济联系在一起,使脆弱的农村卷入世界经济的潮起潮落。托马斯和兹纳涅茨基所研究的那一代农民是最先经历发达的货币经济的一代。伴随这种货币经济的还有人口压力以及土地的分割与集中。^⑥

尔施泰特:《弗洛里安·兹纳涅茨基论人文主义社会学》(Robert Bierstedt, Florian Znaniecki on Humanistic Sociology,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69), 第1—15页;弗洛里安·兹纳涅茨基:《作为一个合作主义者的威廉·托马斯》(William I. Thomas as a Collaborator),《社会学和社会研究》(Sociology and Social Research)第32期(1948),第765—767页;威尼弗雷德·劳申布施:《罗伯特·E. 帕克:一个社会学家的传记》(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79),第67—76页。

⑥ 参阅斯特凡·凯涅维奇:《波兰农民的解放》(Stefan Kieniewicz, The Emancipation of Polish Peasantry,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69),第4页;J. 罗斯:《19世纪晚期的俄属波兰》(J. Rose, Russian Poland in the Later Nineteenth Century),见《剑桥波兰史,1697—1935》(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Poland, 1697—1935),F. 雷德韦等编(New York: Octagon Books, 1971)。

在波兰人开始向外移民之际,议会波兰已成为沙皇俄国工业发展的中心。华沙是连接俄国和西方的国家铁路系统上的枢纽。波兰纺织工业的中心罗兹市,是世界上工业化速度最快的城市之一。在不稳定和竞争把剩余人口推出农村的同时,这些城市开始需求更多的劳动力,德国与丹麦也出现了报酬较好的农业就业机会。一位历史学家把这一阶段的斯拉夫移民概括为“一个农民无产者,在乡村甚至整个世界漫游,寻求农业和工业的就业机会”^⑦。《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的一个重要贡献是发现绝大多数波兰移民在来到美国之前已经移居过其他欧洲城市,从而驳斥了认为前工业化社会中的农民都是唐突地直奔纽约的成见。

在《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一书问世之前,对移民的研究多数属于“社会普查”,只堆积数据而不分析其根由。托马斯和兹纳涅茨基称此为“常识社会学”(common-sense sociology)。其基本方法就是偏于道德说教和指责穷人。例如,《匹茨堡调查》就写到:“你想见识一下什么叫娱乐吗?……你只需偶然光顾一下霍罗,在那儿你会看到瓦解社会的力量多么令人不可抗拒,而进步的力量又如何被萎靡不振和自私自利的社会风气拒之门外。”^⑧

⑦ 维克多·格林:《罢工中的斯洛伐克社区》(Victor Greene, *The Slavic Community on Strike*, Notre Dame University Press, 1968),第26页。也可参阅卡洛林·戈拉布:《波兰人在费城的经历》(Caroline Golab, *The Polish Experience in Philadelphia*),载于《宾夕法尼亚的种族经历》(*The Ethnic Experience in Pennsylvania*),约翰·博德纳编(Lewisburg, Pa.: Buck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3),第39—73页;以及戈拉布的《迁入地》(*Immigrant Destination*)(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1977),第48—49页,第93—94页。

⑧ 佛罗伦斯·拉铁摩尔:《三项关于出租房子及其责任的研究》(Florence Lattimore, *Three Studies in Housing and Responsibility*),载于《匹茨堡调查》,保罗·凯洛格编(New York: Survey Association, Russel Sage Foundation, 1914),第5期,第124页;第6期,第351页。我的讨论来自大卫·马察:《变得离经叛道》(David Matza, *Becoming Deviant*, Englewood Cliffs, N. J.: Prentice-Hall, 1969),第17—24页。

托马斯和兹纳涅茨基则试图通过调查个人与所处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来解释社会问题。他们主张,关键性的观察单位不应当是政府,而是家庭、邻里及其他社区纽带。他们对波兰感兴趣的原因之一是这个国家被异国占领,而且其改革活动也是在地方进行的。联系到二十世纪初期美国的具体形势,托马斯和兹纳涅茨基既反对持自由放任主义的保守派也反对“进步派”(progressives),因为保守派主张所有问题都是个人的责任,而进步派则认为政府可以解决一切社会问题。他们认为,社会变革的关键是群体,而不是个人或那些政府中的专家。

为支持这一论点,托马斯和兹纳涅茨基努力表明使波兰人凝聚在一起的首要因素是社会纽带。在波兰的传统中,人们企盼面对面交流和得到社区承认,并且被这种企盼所驱动。波兰农民只是很缓慢地才学会了用经济头脑思维,即:讨价还价、交换和从他人那里为自己谋利。托马斯和兹纳涅茨基关注的主要问题是分析农民在波兰期间和移居美国之后转变为讲究经济理性的工人和市民的过程。他们强调,个人为适应与他们相关联的社会群体而改变,而群体自身亦在改变。最重要的群体是家庭,托马斯和兹纳涅茨基在此处指的是扩大了超越核心家庭的种种关系。

在《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里,群体是贯穿全书的重点。首先,托马斯和兹纳涅茨基证明旧的社会是由社会恐惧(social intimidation)维系着的,即使这个社会已不再能满足人们的需要。当人们变化时——当他们进行农业现代化,开始考虑给妇女权利,学习文化知识,或努力戒烟时——他们要靠他人的协助才能使这些变化得以实现。当他们迁移时,他们是以群体而不是以个人形式,而且他们保持同家乡的联系。托马斯和兹纳涅茨基言称,社会上出现的解体现象,如犯罪、虐妻、经济活动不讲信

义,是个体遭到孤立的缘故。他们认为美国的社会工作收效甚微的原因就在于只着眼于个体而没能借助社会群体的力量。最后,他们确信,来自波兰和其他国家的移民对美国有着特殊的贡献,即把他们的群体感带给了美国,在托马斯和兹纳涅茨基看来,这是一种比民族服装或音乐更为重要的贡献。

一九一八年,《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一书的前二卷刚刚出版,托马斯就被联邦调查局逮捕,被指控为出于不道德目的而跨州携送妇女,触犯了缅因州法律。(托马斯引起联邦调查局注意的原因可能是他妻子的反战行为。)芝加哥大学解雇了他并停止出版该书,所以,该书的后三卷是在波士顿由一个不起眼的出版社出版的。托马斯从此再未谋得大学中的稳定位置,兹纳涅茨基则回波兰去教书,一直到一九三〇年。^⑨ 托马斯的被捕使这本书的价值未能马上得到认可。然而,《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连续数十年都是对美国社会科学家和社会工作者具有最深刻影响的一本书。

受《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一书鼓舞的一代社会学家被称为“芝加哥学派”。他们不仅在芝加哥大学教书,还把该城的货场、劳工运动和外来移民聚居区当作社会学实验室。与把外来移民美国化的主张相反,芝加哥学派认为城市中的种族聚居区对保护外来移民具有重要作用。在咖啡馆和轮船公司做工度日的波斯单身汉,希腊人的公寓房,以家庭为单位的西西里人聚居区——这些和其他聚居区一起,构成了一幅外来移民生活的镶嵌画。一位社会学家写道:在社区中,移民们找到了“一个社交世界……,有名有份,在群体中扮演角色,……找到回

^⑨ 关于托马斯的被捕,见兹纳涅茨基:《作为一个合作主义者的托马斯》,第765—767页;劳申布施:《罗伯特·E. 帕克》,第67—76页。

应和安全感。”^⑩芝加哥学派的社会学家们把托马斯和兹纳涅茨基的分析扩大至黑人和亚洲人。例如,E. 弗兰克林·弗雷泽把北部黑人遗弃家庭和离婚现象解释为是都市生活对家庭组织影响的结果以及南方农业区民间文化发展的结果。^⑪

到第二次大战前,随着社会科学家们的注意力逐渐转向欧洲社会理论和定量研究,《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的影响下降了。与此同时,这本书在最早写过美国移民史的史学家中间开始引起反响。在这些史学家中最为重要的是奥斯卡·汉德林。他把芝加哥学派关于种族问题的研究作为样板,写了《波士顿的移民》一书。他还以《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为样板写出了极具影响力的、集移民经历之大成的著作《离乡背井的人》一书(The Uprooted)。^⑫

在《离乡背井的人》一书中,汉德林所关注的并不是移民群体之间的差异,相反,他努力去了解移民个人的典型性经历。仿效《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的先例,他展示了移民们如何运用他们的传统文化去和美国生存条件达成妥协:“参加了互助协会的人是要藉此逐渐适应美国的环境”,而不仅仅是为了固守他们的传统文化。对汉德林来说,适应美国环境的核心问题是个人自

⑩ 哈维·沃伦·佐尔博:《黄金海岸和贫民窟》(Harvey Warren Zorbaugh, The Gold Coast and the Slum,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29),第128页,第134页,第140—152页。

⑪ E. 弗兰克林·弗雷泽:《美国的黑人家庭》(E. Franklin Frazier, Negro Family in the United States),再版和缩写本(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66),第341页。

⑫ 奥斯卡·汉德林:《1790—1880年的波士顿移民:关于文明教化的研究》(Oscar Handlin, Boston Immigration, 1790—1880: A Study in Acculturation, 1958年重印,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14),以及《离乡背井的人:形成美利坚民族的大规模移民的史诗》(The Epic Story of the Great Migration That Made the American People, Boston: Little, Brown, 1951)。

由和流动,是这些把移民变为典型的美国人。美国,汉德林写道,“是一块人们各行其是的土地。”^⑬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写成的社会史,包括美国黑人史、劳工史和妇女史,都或多或少地把矛头指向汉德林的著作。对汉德林甚至对芝加哥学派的社会学家来说,种族因素制约了外来移民向一个个人主义流行且蒸蒸日上的国家的融入。与此相反,美国最重要的早期社会史学家赫尔伯特·古特曼则认为,种族因素可以成为移民对阶级社会进行抵制或者表示不满的支撑点。^⑭古特曼的解释为全新地看待美国现代史提供了某种可能性。古特曼以后的史学家们已经确立了波兰移民在美国工人阶级史上的位置,而这是托马斯和兹纳涅茨基的观点中所明显地缺失的。在此书的后记中,我总结了社会史学家们如今对波兰移民问题的看法和理解。

* * * * * * *

我把选集分为如下四部分:波兰人的背景情况;农民的信件,它们记录了因移民带来的家庭生活的变化;美国的社会混乱问题,这有时伴随着移民活动而出现;种族问题的提出和美国的种族社区。本书是从上述五卷本选编而成的课堂教材。第四部分中的分标题是由我添加上的。

^⑬ 汉德林:《离乡背井的人》,第5—6页,第139—140页,第164—166页,第175页,第271—272页。关于汉德林,见马尔德温·A. 琼斯的《奥斯卡·汉德林》,载于《大师们:关于美国历史学家的若干论文》(Maldwyn A. Jones, Postmasters: Some Essays on American Historians),马库斯·坎利夫和罗宾·温克斯编(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69),第245—260页。

^⑭ 赫伯特·G. 古特曼:《工作、文化和社会》(Herbert G. Gutman, Work, Culture and Society, New York: Knopf, 1976),第41页。

目 录

引 言	1
第一部分 波兰人的背景	1
神父的“忏悔”	2
写给社区报刊的信件	10
第二部分 农民的信件	22
乌洛布列夫斯基家庭系列	25
马克威茨家庭系列	42
拉克兹考斯基家庭系列	56
波尔考夫斯基家庭系列	75
第三部分 美国社会的解体	98
迈耶的家庭	98
米切尔斯基的家庭	109
第四部分 种族问题探索	117
美国波兰人社区	117
结 束 语	133

第一部分 波兰人的背景

在文选第一卷中,一个波兰神父阐述了他如何利用天主教忏悔的力量影响他的教民的观念。他劝告人们尊重权威和私有财产,并就性和婚姻问题提供咨询。

托马斯和兹纳涅茨基视此神父为一个没有思想的保守主义者,一心只要维护旧制度,即使这种制度已不再适应当时普遍的观念和愿望。为了与这位思维僵化的神父形成对照,他们向几家当地自办报纸的编辑寄送了一批信件,旨在倡导变革。信件的目的是要说明社区在变革过程中的重要性。这些报纸关注诸如耕作、园艺及家政方面的实际问题;它们也充当当时席卷波兰农村的民族主义觉醒运动的工具。这些信件宣传读书识字的重要性、教育的重要性、反酗酒吸烟运动的重要性和妇女组织在促进社会变革运动中的重要性。托马斯和兹纳涅茨基关注的重点是个人的变化以及社区给个人所提供的支持。在波兰发生的这些运动同发生在美国进步时代的禁酒运动、学校改革运动及妇女组织运动有许多相似之处。